



奧巴馬獲諾貝爾和平獎，縱觀所有輿論，都是質疑的多，肯定的少。

不錯，驟眼看來，正如一些人問的：奧巴馬但做咗幾日人，做過幾多事？雖然滿口和平大計，但至今除了一個伊拉克撤軍時間表之外，其他仍是紙上談兵，怎麼就認為他真有誠意要和平，真有能力建和平呢？

然而，在一個利益爭逐日趨激烈的國際環境中，和平是最難獲得的東西。戰爭和衝突向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為和平而努力絕無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見影，要奧巴馬交出成績表，大家仍要

感謝布什

李若梅

等此時日，付些耐心。

想當年以色列總理拉賓和巴勒斯坦領袖阿拉法特因為成功簽訂了以巴和約而雙雙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可是，以巴不是到現在還未真正達致和平嗎？

要說對奧巴馬獲和平獎感最不服氣的，應當是前美國總統布什了，他必定大吼：怎麼啦？我不是消滅了那個要製造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威脅世界安全的大魔頭薩達姆嗎？這和平獎應頒給我才對呀！說真的，奧巴馬獲和平獎，第一功臣應是布什，不是有布什橫跋扈的國際形象在先，如何映襯出奧巴馬的愛和平？不是布什到處點火的惡霸行徑，如何讓奧巴馬有機會扮演英勇撲火的消防員角色？

早來的榮譽

雲家洛



士到一介草民，都不禁要問：是否太早了點？

確是諷刺，奧巴馬選背兩個戰場在身，伊拉克正慢慢抽身，阿富汗還要增兵，如何「和平」呢？上任滿一年，一切還在熱身，他最擅長發表演說，獲獎後的宣言，也直言自己不配，比起前人对世界和平的貢獻微不足道，說得動聽，確實謙卑，就如同他的「和平」政策一樣，同樣動人，同樣是掛在口邊，尚待行動。

和平獎這回事，一向無客觀標準，美國前副總統戈爾，以一推動全球關注氣候變化之名，亦奪和平獎，其實亦只是「推動」與「宣揚」，距離真正成果，遙不可及。以往多次和平獎，頒給推動以巴和平的美國與以巴領袖，數十年來，以巴衝突從未停過，仗繼續打，人繼續死，和平無影無蹤。

評審委員會說，獎項是一種期許、一種鼓勵，這也勉強說得過去。「和平」這目標太大，一刻的和平，又未必代表長治久安。大家也不需要太認真，「獎項」這回事，從來是時勢造英雄，由嬰兒爬行比賽，到大學最佳論文選拔、到諾貝爾和平獎，得獎與否，很多時不在乎豐功偉績，有時只是環境使然，要看對手、看時局、和評判們是否趕着回家吃飯而已。

聽到高錕獲獎的新聞後，最沮喪的一件事莫過於，如此傑出、美麗的大腦，也會患老人癡呆！正如熟悉他愛戴他的後輩所感慨：這個獎要早幾年頒發就好了。

從他的自述，別人對他的評述，還有媒體對他的描述，我們看到的高錕像小孩一般單純。那個美麗的大腦，裝的知識是好奇是學問——好比他對數字着迷到看到超市裡的價格牌立即得到靈感，給自己出數學題，還要限時完成，以此向自己挑戰；為了看自己車上燃油記錄達到某一數字，竟駕車在家門口兜圈；還有，他太太說他有時會跟年幼兒女在地上翻滾，做滾地胡蘆。美麗的大腦毫無世俗干擾，好比一個沒有污染的大海，如此深邃又如此迷人。

有些病是沒辦法避免的，所以叫人沮喪。常聽人說，老年人要多打麻將，以這種方式鍛煉用腦，才不致於老人癡呆，這說法恐怕也是沒有根據。以高錕為例，像他這種人，根本不可能不用腦，恰恰相反，可能每時每刻都在用腦，卻也要患病，實在太無奈。

你可能会反駁說：會否用腦過度？但我們知道，高錕除了做研究之外，業餘時間他用「陶藝」和「雕塑」來放鬆自己，使腦筋從學術中解放出來。即使如此，他還是難逃老人癡呆。他太太說他老了，記憶差了。其實他才只七十五歲，八九十歲記憶還很好的大有人在啊！

甜蜜話

葉特生

玉婆伊麗莎白泰萊和她的小丈夫分手。付出的贍養費是一千兩百萬美元。跟美國著名的性感模特兒安娜，嫁給大地六十多歲的石油大亨霍華，一年之後得到五億多美金遺產相比，小巫見大巫。名牌「香奈兒」創辦人香奈兒，七十多歲時，愛上孫子年紀的男管家，送他去瑞士減肥，為他買新車新屋，讓他管理珠寶部門，最後把整間公司給了他。

香奈兒這個品牌值多少？沒人知道，只曉得當時一年賺的錢，就達到一億六千萬美金。還有個香港人熟悉的女富豪的勁爆案，「那男人」的年紀也可以當她兒子吧？這些「老人家」，創業時何等雄才偉略，難道不知道那些「小男生」，「小女生」，只是圖謀他們的財產？

玉婆的小丈夫說他娶她，是為了保護她，跟她共創戒酒之後的新生。安娜也表示惟有他是真愛，打算跟八十九歲的老丈夫生個孩子。

那男管家更體貼了，他說如果香奈兒哪天真老得不能動，絕不會送她去老人院，要帶她回自己的家鄉，一起安享餘生。大概那些「老人家」，就被那甜蜜話哄得輕飄飄，飄上雲端，見不到人間的真相，甚至飄得遠離了親戚朋友。

當年老的父親母親，突然宣布要尋第二春，嫁娶個小得可以作孫子女的人時，有幾個親人能不氣死？

只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又有幾個人管得了？再強的人，都有心靈軟弱，即使明知受騙，在死前能聽幾年甜蜜話，奉上全副身家，又算什麼？這種心態，那些親人又怎懂得？



天生兩種人

阿 濃

天生有兩種人，一種做事有條理、有系統，東西放置得整齊齊齊，賬單處理得清清楚楚。另一種人行事馬馬虎虎，擺放東西隨隨便便，金錢處理得一塌糊塗。

前一種人，你告訴他他想要什麼東西，他差不多是立即找出來給你。後一種人，恍如做夢，把家裡東西翻得天翻地覆，才勉強找出來給你。這兩類人結婚有三種配搭。一種是兩個有條理的人結合，可說是珠聯璧合，家裡肯定一塵不染，每樣東西各歸其位。如果要說缺點，就是氣氛會冷了一點。有點像示範單位而不像一個家。這樣的結合很奇怪，就是孩子會比較少。往往是計劃生育的結果，想要孩子的時候已經生不出。

第二種配搭是馬虎人配馬虎人。可以想像家裡是到處亂糟糟，灶頭骯髒，廁所有臭味，地板上滿是垃圾。他們夫婦倆你不嫌我，我不嫌你，倒也相安無事。只是他們不敢請朋友回家，因為找一塊坐的地方也沒有。

第三種配搭是有條理的人配馬虎人，別以為可以互補長短，結果是有條理的人抵受不了馬虎人的懶惰和隨便，馬虎人吃不消有條理人的吹毛求疵，過分苛求。結果是日吵夜吵，總有一個終於吃不消而逃掉。

惜物與浪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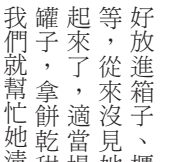
王 渝



朋友看我把喜歡的東西放在手邊隨時用，說我太不惜物。我跟她想她大相逕庭，愛惜一件物品應該多用它，發揮它的功能。如果是一幅畫，就展示它；如果是漂亮的信箋，就寫寫它；如果是糕點，就享用它。

朋友是糖果點心放進瓶子、罐子、鐵盒子，至於使用的事物，凡是珍愛的都用紙包好放進箱子、櫃子。我旅行給她帶回來的披肩、皮包、香水等等，從來沒見她用過。問她怎麼不用，她說那麼好的東西都收起來了，適當場合才用。我們到那裡，她開心的把東西都收進箱子，拿餅乾甜食招待。那些東西常常因為擺置太久走了味。

我們就幫忙她清理丟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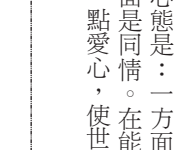
沛然很喜歡我的朋友，但是，他說我是個邏輯不通的人，所以交的朋友亦然。他認為我的習慣是浪費，而我那位朋友則走上了節省的歧路。他自詡處理事務十分合乎邏輯。聽他這麼說，我想起前天的事。前天，一整天都是晴天，黃昏我們開車去餐館跟一夥朋友聚會。停好車竟突然下起了雨，不大不小。我問沛然有沒有雨傘。他說有。下車從車後座拿出一把，遞給我什麼。他正要打開傘，他說，跑一下就到了，不用打開傘。我問為什麼。他說，這樣就不用把雨傘弄濕。

倖存者言

黃子程

幸福是有機會讀書，又能結交上思想一流的朋友。自己結婚後又開始脫離了困頓的生活，有一個自己的小家庭，幾口子活到今天，基本上無風無浪，此刻靜下來，真的要對人生說一聲感激。眼前身邊數不清的人，包括有一些朋友，都承受過或仍然承受着數不清的淒苦，有些選擇提早告別了人生，他們都是生命中的不幸者。

到了這個年紀，還可以寫自己愛寫的東西，讀自己愛讀的書、交往自己喜歡的朋友，我實在應該慶幸自己是一個倖存者。倖存者的心態是：一方面是感激，一方面是同情。在能力範圍內，多一點愛心，使世界不至太苦。



聽到高錕拿了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消息，很是興奮，勿勿找來他的自傳《潮平岸闊——高錕自述》讀了一遍。看他寫早期去英國留學，追求妻子黃美雲，結婚生子，在英國工作，是個很典型的上一代留學生故事。高錕幫助妻子處理家務，照顧孩子，住超級市場購物的丈夫形象，在他那個時代並不多見。

高錕自述

關 平



高錕大學畢業後便在「二二」屬下機構當工程師，研究光纖通訊成功，為他帶來不少名利。「二二」沒有掩蓋他的光芒，不斷宣揚他在光纖通訊研究上的貢獻，為他帶來不少世界級的獎項。因他研究光纖時是「二二」的科研人員，研究成果歸「二二」擁有，光纖通訊技術後來如此普及化，全球使用，利益當然歸「二二」，這是應用科學研究的必然結果。高錕自己說得明白，沒有當時的機構和環境配合，就算研究光纖通訊成功，也不一定能夠廣泛使用，可能變成束之高閣的衆多科研成果之一。

讀高錕的自傳，彷彿看見上一代華裔科學家征服西方社會的心路歷程，以起碼的生活費去留學，唸書和工作過程中，其實遇過不少種族歧視之類的挫折，所以他們有強烈的民族認同感，這份感情與他所選擇的國籍無關。這個掙扎過程，新一代可能免除了。

校園

校園孩子眼

責任編輯：黃秀娟

逢星期一至五刊出（假期停刊）

聞聞新天地

六乙班師生地理考察

勞工子弟中學中六 李靜嫻

五月十三日星期三，在午膳後的三節地理課堂時段，六乙班全體修讀地理科的學生皆出外進行地理考察活動。本次活動由六乙班班主任李德根老師帶領。活動中，透過李老師的講解，六乙班學生對於「植物群落」課題的知識增進不少。

考察當日，六乙班師生跟隨李德根老師步行到距離學校最近的一個公園。在這個公園裡，休設施齊全，亦有三個兒童遊樂場，而且植物種類繁多——如果不認真觀察，根本不知道。由於大部分植物的顏色均為翠綠，一般人不會特別留意。李老師帶着六乙班學生，一邊往前行邊指向左方斜坡上的大樹，解釋着何為植物群落的種間競爭，以及演替過程。學生望向老師所指的方向，目睹斜坡上一大片草地當中，只見每棵大樹下的位置野草分布較疏。經此一役，再加上李老師的解說，學生便學習到，大樹樹冠遮擋了大部分陽光，與底下的野草競爭光源。在這個競爭關係中，大樹不僅長得高大，樹冠又沿着樹枝平行生長，遮擋陽光，因此大樹獲得優勢，野草將會逐漸被淘汰。

越過公園，同學們走往位於公主道的天橋上，觀察欄杆一旁，樹枝伸延至

天橋以上的植物品種。同樣擁有嫩綠的葉片，不過還有黃色的花生長在樹枝上。根據李老師所指，這種樹上的花分泌出的汁液含劇毒，嚇得在場學生都不敢觸碰。沿着行人路向前行，走到一個往天橋底層道路的交界處，路邊的泥地上有數棵無花果樹。李老師在泥地上隨意拾起一個跟栗子一樣大小的無花果，將它剖開，然後向學生逐一介紹其特徵。

之後，李老師帶領同學們到天橋下的休息場所，觀察裡面一棵長出芒果的大樹。看到樹上淡綠色、未成熟而且大小不一的芒果，學生感到既驚訝又高興。有一位學生問道，這些芒果可否作為商業用途的產品，李老師回答不可以，接着再詳細解釋原因。原來這種天然生長的芒果跟農場種植的並不相同。在農場裡，經過人精確及細緻的加工，芒果的味道非常甘甜。可是，這個休憩用地裡，由於在同一片土地上的植物會和芒果樹競爭泥土的養分，所以芒果難以獲得充裕的養分。

通過實地考察活動，六乙班學生不但能夠增進對植物群落的認識，同時亦大大提升他們對該課題的興趣，令學生更加喜歡地理科。

嚴冬的街頭

勞工子弟中學中四 謝志成

理想中的城市

勞工子弟中學中一 胡子雋

有一天，我被一支理想大炮擊中，我醒過來，發現自己處身於我的理想城市。這一個城市環境幽美、藍天白雲、綠草如茵、空氣清新和天氣晴朗，還有一道十分美麗的彩虹，這個城市簡直是人間天堂。這裡的樓宇有唐樓，英式房屋和商業大廈等，大廈不算太高，住在城市裡的人就可以呼吸清新空氣，風可以吹進市內我們不需要開空調。這個城市十分環保，大廈全部都用風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住在這個城市的居民，十分友善，生活富足，沒有金融風暴等，這裡的人不分種族，所以這裡可以找到不同國籍的人，人們沒有病痛，也不分善與惡。這個城市內的公園

順利、文章的資料更豐富和準確，我和組員在採訪之前花了不少工夫：搜集大量有關足球發展的資料，閱讀呂教授撰寫的文章和書籍，訪問身邊足球迷的意見。

記得採訪當日，我們戰戰兢兢、帶點緊張地踏進呂教授的辦公室。說起來，我到現在還記得呂教授提到 Winning Eleven 及 Fantasy League 等足球電子遊戲時，那個笑不攏嘴的樣子！那天我們不知不覺地談了近一小時，仿如上了一節有趣的足球通識課。呂教授作為一個熱愛足球四十年的球迷，面對球壇這些年來的各種轉變，那份處之泰然的態度，使我更加相信，人必須與時代接軌，對新事物須開放和抱一顆好奇的心，才能夠活得精彩。

接下來，一大堆資料整理和撰文工作，曾叫我們有點喘不過氣來。記得有一晚，我通宵寫了近三千字。幸運地，老師一直給予我們無限的支持，除了包容我這個遲交稿又遲交功課的學生外（說來慚愧），也很樂意聽我的意見。截稿後，我突然有一個想法：我希望加入一個部分，引述更多不同立場的聲音，令文章的內容更全面。「足球自由講」這個部分就是這樣誕生的。當中有中學校長提到世界杯期間，他與

一衆老師如何想辦法與學生在考試期間一起分享球賽，相當有趣。

在漫長的等待後，新一期的《寬



Invisible》終於印好了！記得書本到手的一刻，我拿着自己寫的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完全無視與我一起吃午餐的朋友。在我看來，《寬 Invisible》是一個寶貴的平



▲劉璞（左一）與呂大樂教授笑談足球

◀《寬 Invisible》第三期的主題為遊戲

我的第一次採訪體驗

浸大國際學院副學士（傳理學）應屆畢業生 劉璞

今年新學期，我入讀了香港浸會大學綜合傳播管理學社會科學學士二年級。回想入讀浸大副學士傳理課程之前，除了課程資料、升學出路之外，讓我印象較深的，其實是浸大國際學院出版的一本名為《寬 Invisible》的文集。

後來讓我「重遇」這本文集的是我的中文科老師。在第一個學期，她在課堂上向我們介紹這本主題書，並邀請我們報名參加學生編輯小組。該年的主題是「Play! 遊戲」，同學分組自行決定每篇故事的題目和採訪對象。雖然當時我有點擔心如何分配時間，也怕自己的文筆未夠好，但明白這是個難得的機會，而我亦一直希望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所見所聞，一嘗當記者和做編輯的滋味，於是最終決定參加這個製作活動。

經過多次討論，我們一組同學決定以「足球」為題，訪問「足球教授」呂大樂，請他談談個人對這項體育活動及其背後的商業及社會現象的看法。為了讓採訪更

法定古蹟

徐振邦



香港的歷史建築可分為法定古蹟、一級歷史建築、二級歷史建築和三級歷史建築。當然，還有一些歷史建築還未被評級。

由於法定古蹟是受到法例的保護，所以也得到政府和市民的高度重視。

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規定，經過古物事務監督與古物諮詢委員會商討，再得到行政長官批准及刊登憲報後，就可以宣布個別文物為法定古蹟了。

到目前（2009年10月）為止，特區政府已宣布的法定古蹟數目達九十二項（其中，最新列入法定古蹟的六項水塘建築又可以分為四十一項建築物）。

一般來說，法定古蹟是開放給市民參觀的（個別法定古蹟可能會有特別的安排），市民隨時可進行考察活動。推介活動：大潭水務古蹟導賞團，可在 www.heritage.gov.hk 下載報名表格。



由水務署出版的《大潭水務文物徑》考察指南封面

被磨平的大小磨刀洲

黃家樑

當我們到赤鱗角機場，又或是乘坐昂坪360纜車時，遠眺東涌對出的海面，會看見兩個被人工削平的小島，它們就是大磨刀洲和小磨刀洲。

大、小磨刀洲，又名為大磨刀、小磨刀，是指大嶼山以北和屯門以南南海域上的兩個小島。由於小島成雙成對，並排橫放於海上，像一對互相倚靠的兄弟，英國人就稱之為「兄弟」，並加「東」「西」以區別方位，英文名為「West Brother」和「East Brother」。大、小磨刀洲以南，還有一個小小的匙羹洲，也有人把它歸入「磨刀洲」的範圍呢！

大小磨刀洲的名字擁有悠久的歷史，早見於多本明清時期編寫的典籍。清《廣東通志》稱之為上下磨刀，明《蒼梧總督軍門志》的地圖也包括大磨刀和小磨刀兩地，清《新安縣志》亦稱之為大小磨刀。至於「磨刀」一詞的由來，有人說是因為兩個小島的外形，像磨刀石橫陳海面之上；也有人認為島上盛產一種名叫石墨的礦石，可用作磨刀石，後人就以此為小島的名字。事實上，大磨刀洲昔日曾有一個石墨礦場，由五福礦務公司經營，年產以千噸計，產品主要運銷美國。礦場於一九七三年停產，工人也遷，只餘下廢屋和礦道遺跡和礦工供奉的嘑吒廟。

近年，港府興建赤鱗角新機場，在當地進行大規模的移山填海的工程，赤鱗角這小島固然從此消失，大小磨刀也被削平，以免影響飛機升降，島上也只餘下直升機坪和氣象台等設施，惟匙羹洲保存舊貌，可供撫今追昔。